

蘇軾詞集

〔宋〕蘇軾著
〔宋〕傅幹注
劉尚榮校證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主编建议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

ISBN 978-7-5325-8438-3



9 787532 584383 >

定 价：38.00元

易文网：www.ewenl.com

蘇軾詞集

〔宋〕蘇軾著
〔宋〕傅幹注
劉尚榮校證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轼词集 / (宋) 苏轼著; (宋) 傅幹注; 刘尚荣

校证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10

(国学典藏)

ISBN 978-7-5325-8438-3

I. ①苏… II. ①苏… ②傅… ③刘… III. ①宋词—
选集 IV. ①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7815 号

国学典藏

苏轼词集

[宋] 苏轼 著 傅幹 注

刘尚荣 校证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5 字数 365,000
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

ISBN 978-7-5325-8438-3

I·3153 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刘尚荣

小引

苏轼(1037—1101)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眉山(在今四川省)人,北宋多产全能的文学巨匠。他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广到词的领域,率先冲破了“词为艳科”的藩篱。他“以诗为词”,扩大了词的题材,丰富了词的内容,举凡怀古感旧、纪游说理、赠友留别、咏物谈禅等,皆可入词。他开拓了词的意境,刷新了词的写作技巧,提高了词的格调。在东坡词中,既可看到气势磅礴的“大江东去”(《念奴娇》),也能领略到恬静和谐的农村风光(《浣溪沙》);既有“致君尧舜,此事何难”(《沁园春》)的报国壮志,也有求仙问道、“江海寄余生”(《临江仙》)的低沉歌吟。他写过不少粗犷豪放、奇峭雅丽的杰作,也留下大量婉约含蓄、情真意切的佳什。苏轼善于用典,长于借喻夸张,又能将口语、谚语化用到词中,不乏白描质朴的词章。他懂音乐,会唱曲,但“居士词横放杰出,自是曲中缚不住者”(《苕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语)。他敢于突破乐曲词律的拘囿,使词摆脱其音乐附庸的困境,成为独立发展的新诗体。于是有人尊苏轼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,又有人说苏词的基调是旷达,是清雄,还有人认为东坡婉约词数量多,意境新。其实苏轼词气象万千,风格多样,要之如《碧鸡漫志》所说:“指出向上一路,新天下耳目。”苏轼词对后代,特别是对南宋爱国词人有着深远影响,在词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苏词在宋代不与文集混编,而是集外单行,当时已有多种传本。在留存至今的东坡词集中,傅幹《注坡词》成书最早,又是第一部苏词笺注本。前人对《注坡词》极少研究,评价不高,甚至颇有微词。经全面审核,乃知该书对于校正苏词、存真辨伪、验明题叙、考定编年,均有大用。同时,傅幹的笺注所援引的某些诗文今已失传,例如书中引述的杨元素《本事曲集》,就有好几条是梁启超辑本未收者。这类资料在在皆是,十分珍贵。

《注坡词》在南宋绍兴初年镂版于钱塘,原刊本已佚。元明以来未见翻刻。如今仅存钞本数帙,分藏各处,大都不为世人所知,不被学者看重。倘不及时“抢救”,《注坡词》有可能失传,造成千古恨事。为使研究苏轼及宋代文学的专业工作者共睹《注坡词》真面目,进而对该书做出正确公允的评价与合理的使用,特将此书校证付梓,公诸同好。

关于《注坡词》的钞本源流、成书经过、编纂体例、笺注特点、资料价值等问题,我在《注坡词考辨》一文中已有详述,窃以为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《注坡词》一书。今不揣固陋,稍加修正,移作本书《前言》。粗疏之处,尚望方家指正。

一、传钞源流考

傅幹《注坡词》十二卷,成书于南宋初年。遗憾的是,同时代人对该书的早期记述总不精确。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一《词曲类》著录:“《注坡词》二卷,仙溪傅幹撰。”这里记错了卷数。据近人赵万里考订:“其书十二卷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误作二卷。”(影印元延祐本《东坡乐府跋》)盖于“二”上脱“十”字。

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五云:“绍兴初,又有傅洪秀才《注坡词》

镂版钱塘。”这里记错了注家。其致误原因，诚如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（以下简称龙本）《后记》所说：“殆以卷首有（傅）共《序》，共字洪甫，牵涉而率诋之欤？”序作者与笺注者讹混，是洪迈不应有的疏忽。但他提供了重要线索，说明《注坡词》在绍兴初年确有杭州（钱塘）刊本传世。

杭本《注坡词》在元、明、清三代未见翻刻，亦罕见诸家书目著录，惟仗钞本延续其命脉。钞本中今所知见者，源出明天一阁旧藏。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曾说：“大凡书籍，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？无宋刻，则旧钞本贵矣。旧钞而出自名家所藏，则尤贵矣！”明人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天一阁，是著名私人藏书楼，收存过许多精钞本，其中就有“《注坡词》十二卷，钞本，傅幹撰，傅共洪甫序。”（见清嘉庆时阮元编《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》集部词曲类）该钞本之底本，疑即洪迈所说的杭州刊本或它的传录本。而此底本之来源，不会超出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丰氏万卷楼旧藏；二是范钦从子范大彻故物；三是范钦个人的购钞，他与当时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王世贞等人有“书籍互相借钞之约”（参见陈登原《天一阁藏书考》）。总之，天一阁钞本《注坡词》正是黄丕烈称道的那种“旧钞而出自名家所藏”者，来源可靠，珍贵无比。迟至清初，此书仍存于天一阁。

晚清社会动乱，天一阁所藏珍、善本书逐渐散佚，《注坡词》钞本亦难免厄运。其间幸赖沈德寿再次传钞，见沈德寿编《抱经楼藏书志》卷六十四著录。约在清末，沈钞本归南陵徐乃昌积学斋。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邵章《续录》载：“傅幹《注坡词》十二卷，徐积余传钞天一阁明钞本”，即指此书。不幸的是，天一阁旧藏之钞本“原书，闻已佚”（见邵章《续录》），盖清光绪十五年薛福成编刊《天一阁现存书目》中已不见《注坡词》之踪影。清末、民国以来，徐氏所藏《注坡词》钞本曾先后为朱祖谋、罗子经、龙榆生、赵万里等

人所亲见，并有多人再据之转钞。龙榆生还用傅本作《东坡乐府笺》的主要参考书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徐氏后人将其藏书转售给上海莘古斋旧书店，而《注坡词》钞本后被黄永年购得。

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《注坡词》钞本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
甲、沈德寿藏《注坡词》十二卷旧钞本。见于沈德寿《抱经楼藏书志》卷六十四著录。此本后归上海徐乃昌，又辗转由黄永年购得。现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。近见该书影印本后附黄永年教授《述注坡词》，知该本原据天一阁藏影宋钞本再传钞者。这次修订旧作《傅幹注坡词》为《东坡词傅幹注校证》，始得见此复印本并予参校利用。

乙、中国国家图书馆（原北京图书馆）藏清钞本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；小注双行，字数同。绵纸，无界栏及中缝字，楷书工录。钞者不详，无钞校序跋及藏家印记。一册一函，书内正文有阙叶。是书曾为《全宋词》修订本所引用。曹树铭“颇疑此即范氏天一阁藏明钞本”（见曹编《东坡词》附载《东坡词籍著录》），实乃未睹原书的猜测之说。本书末页钞者落款：“从南陵徐氏藏沈德寿家钞本传录”，可见并非天一阁故物，只是它的转钞本。

丙、民国间武进赵尊岳珍重阁手写本。是书用惜阴堂红格毛边纸钞录，每半叶十五行，行三十字；小注双行，字数同。正文首叶旁批：“原书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；小字双行夹注。”卷一首行下注：“珍重阁手写本。”书前有赵氏《题记》，全文如下：

此集但有传钞，绝少著录。慈溪沈德寿授经廬旧钞本既归南陵徐氏积学斋，岁在中元庚午，获读一过，因手缮之，冀有以广其传也。积余世丈并为《考订》，因附志岁月于此。武进赵尊岳识于珍重阁。

据此可知，此本与上述清钞本均据徐氏所藏沈钞本为底本，同出一

源,故二者阙佚情况完全一致。盖因底本不全,钞者无从补正。但清钞本可能保存了底本原有的行款格式,而珍重阁本乃赵氏急促钞就,字迹草率。二者皆有漏钞、误字,可互相订补。

丁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晒蓝本。此本与清钞本行款全同,似即据清钞本晒印。邵章《续录》称“孙人和有晒蓝本”,当即指此本。二册一函。

此外,季振宜藏宋刊《东坡长短句》十二卷,见于《延令宋版书目》(《士礼居黄氏丛书》第二十二册)。其书名《东坡长短句》与傅共《序》相符,而卷数又与傅本暗合,因疑此书即钱塘镂版的《注坡词》原刊本。然则自邵章《续录》以后,诸家书目未再著录,书亦不知落入谁手。

《注坡词》各钞本目录俱全。按目索词,可知其阙佚者为:卷三《戚氏》一首;卷六《江城子》其五至其九凡五首,《无愁可解》一首,《蝶恋花》八首;卷十一《浣溪沙》其二至其九凡八首,《沁园春》半首,《雨中花》一首(存题);卷十二《皂罗特髻》半首,《调笑令》一首,《双荷叶》一首,《荷花媚》一首。除非发现《注坡词》的原刻本,否则阙佚难补。

二、《注坡词》概貌

《注坡词》编注者为南宋初年仙溪人傅幹。幹字子立,傅共从子,“博览强记,有前辈风流,视其所注,可以知其人焉”(引自傅共《注坡词序》)。其生平事迹已无可考。

《注坡词序》作者傅共,字洪甫,号竹溪散人。徐乃昌《积学斋藏书记》云:“宋黄岩孙编、元黄真仲重订之《仙溪志·进士题名录》,宋绍兴二年张九成榜特奏名:傅共,权子。《人物志·(傅)权传》后附《(傅)共传》:共三荐奏名,文词秀拔,有《东坡和陶诗

解》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五著录：“《和陶集》十卷。苏氏兄弟追和，傅共注。”即指其《和陶诗解》也。傅幹注释东坡词时，傅共还提供了—些苏词墨迹资料，对傅幹完成《注坡词》—书颇有裨助。据《仙溪志》，傅氏家族出过二十五名进士，可謂是世代书香，尤其是研究苏轼，家学渊源有传承。

《注坡词》之编纂缘起，在傅共《序》中略有说明。东坡诗文既名冠天下，“其所为长短句数百章”，亦流传甚广，“闺窗孺弱，亦知爱玩。然其寄意幽渺，指事深远，片词只字，皆有根柢。是以世之玩者，未易识其佳处。譬犹瑰奇珍怪之宝，来于异域，光彩照耀，人人骇瞩。而能辨质其名物者盖寡矣”。傅幹有感于此，遂“敷陈演析，指摘源流”，精校细审，为之笺注，成书十二卷。

傅幹编纂此书前，曾对当时流传的东坡词全面进行整理，包括去伪存真和拾遗补阙两方面的工作。首先是辨伪，傅幹曾大刀阔斧地“削其附会者数十章”。傅共《序》中夹注云：

传张芸叟所作“私期”数章，旧于《文忠公集》见之。以至《更漏子》有“柳丝长”、“春夜阑”之类，则见于《花间集》，乃温庭筠、牛峤之词。《鹊踏枝》有“一霎秋风”、“紫菊初生”之类，则见于《本事集》，乃晏元献公之词。凡是皆削而不取。

这里列举的《更漏子》二首、《鹊踏枝》二首今已编在《全宋词》修订本苏轼《存目词》中。至于“私期”数章，今已失传。但张舜民所作《卖花声》词，也曾被误认为苏轼词，可见二人词章讹混互见并非偶然。而《注坡词》卷一误收苏辙《水调歌头》—首，卷十一误收黄庭坚《鹧鸪天》—首，是皆删削未尽者。但傅幹仍可算作最早的苏词辨伪专家之一，功劳不可泯没。此外，在辑佚方面，傅幹也是能手，傅共说他“益之以遗佚者百余首”，今本东坡词集中有《天仙子》（走马采花花发未）—首，便是由傅幹最早收集并传于后世的。又《鹧

《鵲天》(林断山明竹隐墙)、《翻香令》(金炉犹暖麝煤残)等词,也是经傅幹考定收入东坡词集的。总之,经傅幹拾缀编成的东坡词集,虽不是尽善尽美,但毕竟为苏词的笺注与研究,提供了信实可靠的读本,它所保存的资料,至今仍有校勘价值。

据《注坡词目录》,该书收词凡六十七调、二百七十二首。核以今存最古之苏词刻本元延祐庚申云间南阜书堂本《东坡乐府》(以下简称元本),则元本只比傅本多词九首,即:《满庭芳》(归去来兮清溪无底)、《南乡子》(千骑试春游)、《浣溪沙》(缥缈红妆照浅溪)、《浣溪沙》(阳羨姑苏已买田)、《减字木兰花》(空床响琢)、《减字木兰花》(回风落景)、《减字木兰花》(海南奇宝)、《行乡子》(北望平川)、《画堂春》(柳花飞处麦摇波)。又核以今存最早之苏词钞本明吴讷辑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钞本所收《东坡长短句》二卷《拾遗》一卷(简称吴讷钞本;其底本为宋绍兴辛未刊行的曾慥辑《东坡长短句》,简称曾本),则曾本超出傅本者唯《拾遗》四十首,其中尚有十首为重出或误入的。赵万里先生称元本与曾本为“传世坡词二个最重要的本子”(见影印元延祐本《东坡乐府后记》),完全忽略了比曾本刊行更早的《注坡词》的版本价值。其实曾本、元本都可能是参考傅本而编成。可以说,今存苏轼词集的规模是由傅幹《注坡词》奠定的。

《注坡词》的编纂体例,是按调名编次,同调者汇编在一起。又自第二首以下,分别以二、三、四……代调名。各钞本行款格式大同小异。值得注意的是:东坡词调名低二格,占一行。调名下单行小字标词题。但傅幹的某些校正词题的文字,也是单行小字,易与词题讹混。调名次行双行小字为词序(引),亦可视为长文词题,绝不与苏词混。但傅幹为阐明词旨所作的题解(或曰题注),也是双行小字标于调名次行,易与词序讹混。苏词正文另行顶格,上下阕严

加区分,下阕大都另行顶格起,不与上阕接钞。而傅幹的笺注,均为双行小字夹注,不与苏词正文讹混。清钞本和晒蓝本的词题、词序与题解、校记,或单行或双行,或在调名下,或在调名次行,错乱情况甚于珍重阁本。

在同是按调名编排的东坡词集中,傅本与曾本、元本、《东坡先生二妙集》本(简称《二妙集》本)、茅维《苏东坡全集》本(简称茅本或《苏集》本)、毛晋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(简称毛本)等,均不相同。除毛本外,傅本与其余诸本调名排列的先后次序,并无规律。但同调之内各词的编排顺序,各本则大同小异。这种编次体例虽不是很科学合理,却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。

三、“讹谬”说辨析

有人做过粗略统计,傅幹在《注坡词》中征引的文献资料,涉及经部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八种典籍凡四十一篇。援引正史中的专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八种凡九十六篇。引证子部杂著达一百十余种。引集部文人作家一百二十余人。该书的词题(序)、题注、笺释文字,亦曾被宋、元时代《草堂诗余》等词集选本所采纳。宋陈鹄撰《耆旧续闻》卷二还曾就苏轼《虞美人》(定场贺老今何在)一词中“试教弹作辊雷声”句的傅幹《注》(见本书卷八),提出质疑和商榷。说明《注坡词》问世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该书丰富的笺证资料,也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。

傅幹《注坡词》虽是现存成书最早又比较全面系统的苏词笺注本,但对该书的评价,长期以来,毁誉不一。

为本书作《序》的傅共,当是《注坡词》的第一个读者。他称誉此书:“敷陈演析,指摘源流,开卷烂然,众美在目。”朱祖谋《彊村丛

书》三校本《东坡乐府》(简称朱本)的跋语中提到,《注坡词》特有的某些词题、词序、题注,“胥可为考订坡词之一助”。龙榆生用《注坡词》与毛本、朱本等对校,发现傅本“时有胜义”。他们都肯定了傅本的版本校勘价值。

但在论及傅本的笺注时,批评者居多。南宋文学家洪迈在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五中就指出《注坡词》在注典方面的缺失:

至于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”,不能引“共道人间惆怅事,不知今夕是何年”之句;“笑怕蔷薇胃”、“学画鸦黄未就”,不能引《南部烟花录》。如此甚多。

元、明两代,傅本流传不广,论之者亦少。入清以后,批评者渐多。钱曾在得到元延祐本《东坡乐府》后竟说:“旧藏注释宋本(按,指《注坡词》),穿凿芜陋,殊不足观,弃彼留此可也。”(见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)近人赵万里附和之,亦云:“二十年前,余于上海徐积余先生处得见新钞本(《注坡词》),从范氏天一阁藏明钞本传录,注释浅陋,诚有如遵王(钱曾)所讥者。”(见影印元延祐刊《东坡乐府后记》)龙榆生在《东坡乐府笺后记》中也说,傅本“所注典实,多不标出原书”,并且援引洪迈有关傅《注》的上述记载,认定洪迈亦“颇讥其纰谬”。于是“芜陋”、“纰谬”、“不足观”、应“弃彼”的恶名,强加在傅《注》上,无人能辨,使这部有笺注特色、有翔实资料、有参考价值的东坡词集,长期不被重视,“冷冻”在各藏书楼、图书馆中,无人过问。

笔者认为,上述对傅本的批评意见,未免偏颇,有些也不尽符合事实。其中龙榆生据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得出的“讥其纰谬”的结论,及其对傅本注典“不标出原书”的指责,影响最大,尤须加以辨正。

按洪迈的本意,是想说明“注书至难”的道理。他虽然批评傅《注》失误“甚多”,却并未“讥其纰谬”、全盘否定傅《注》。他在《容

斋续笔》“注书难”条中首先指出：“虽孔安国、马融、郑康成、王弼之解经，杜元凯（预）之解《左传》，颜师古之注《汉书》，亦不能无失。”接着又举例说王荆公《诗新经》（按，当即王安石《诗经新义》）、洪庆善（兴祖）注《楚辞》以及“某士”的《苏轼诗注》，均不免有疏漏。最后才说到《注坡词》中某些注典未引原始出处，借以证明“注书至难”。如果把洪迈对傅《注》的某些批评视为“讥其纰谬”，则依此类推，被洪迈提到的那些“不能无失”的古代名注，又岂能逃脱“纰谬”之讥？这显然不符合洪迈的一贯思想和主张，也违背了洪迈旨在说明“注书至难”的初衷。其结果，既冤枉了傅幹，也误解了洪迈。

我们评价古代文学作品，自有今天的学术标准，不应全以古人是非为是非。况且洪迈所说，本是一家之言，究竟正确与否，尚待讨论鉴别。今以他所提到的两条实例做一番考辨和检验：

（一）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，见于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，傅本卷一有注：“老杜：‘今夕何夕岁云徂。’”按此注不谬，缺点只是遗漏了杜诗篇名《今夕行》。而洪迈认为应加引证的那两句诗，见于唐人小说《周秦行纪》。苏轼《次韵杨公济梅花十首》其四施顾《注》引牛僧孺的《周秦行纪》云：“僧孺遇薄后、潘妃、杨妃、戚妃，作诗云：‘香风引到大罗天，月地云阶拜洞仙。共道人间惆怅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’后曰：‘今夕谁伴牛秀才？’戚辞，潘亦辞，曰：‘东昏以玉儿故，身死国除，不拟负他。’乃令王昭君夕焉。杨妃在坐，自称玉奴。”如此冷僻的诗句，荒诞的故事，恐非苏轼中秋怀子由这样深情而又严肃的词章所宜借用，洪迈未免猎奇。其实“不知今夕是何年”句的最早出处不在唐人小说，而是出自戴叔伦（732—789）的《二灵寺守岁》诗。追本溯源，则应引《诗经·唐风·绸缪》“今夕何夕”，这才是苏词、杜诗、戴诗以至唐人小说上引诗句之所本。不过，从疏解字句、阐明词旨的笺注要求来看，“今夕是何年”乃词家习见

之语,如张孝祥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词末句,也有“不知今夕何夕”语,皆通俗易懂,不甚费解。因此现在流行的宋词新注本,如唐圭璋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、胡云翼《宋词选》等书,对东坡词中这两句均不加注,这并不影响对苏词的理解和欣赏,也未见有人指责选家“纰谬”。

(二)“学画鸦黄未就”句,不见东坡词。苏轼《蝶恋花》有“学画鸦儿犹未就”句,《浣溪沙》有“学画鸦儿正妙年”句,洪氏所云当指前者。这首《蝶恋花》词在傅《注》阙佚卷叶,故无可论其短长。而“笑怕蔷薇罥”句,见于东坡《南歌子》词,傅本有注云:“《酉阳杂俎》云:‘江南地本无棘,或固墙隙,但植蔷薇枝而已。’白乐天《蔷薇诗》:‘留妓罥罗裳。’‘蔷薇罥’乃隋炀帝宫中事,备见《南部烟花记》。”此条傅《注》亦无陋误,况且指明了“备见《南部烟花记》”,只是未详引故实而已。龙本的笺注除全文钞录傅本上述注文外,又节引了《容斋续笔》有关评述(上文已引,兹不重录),补充了段克己《游青阳峡诗》:“葛屨偏宜苔径滑,行襟时被蔷薇罥。”而于《南部烟花录》原文亦未钞补。

可见洪迈指摘傅本失注的两条实例,根本不足以说明傅本的“芜陋”、“纰谬”,而且洪迈的本意也不在此。

龙本《后记》说傅《注》“所注典实,多不标出原书”,事实并非完全如此。具体分析,傅《注》引文注典标出处有四种情况:

其一,作者及书名、篇名俱全者。诸如所引宋玉《对楚王问》、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、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、蔡襄《荔枝谱》之类,可谓详标出处。

其二,只有作者名而不列书名、篇名者。诸如所引“李白诗”、“杜甫诗”、“韩愈文”之类,所引多为名家诗文,可谓半标明出处。

其三,只列书名或篇名而不标作者名者。诸如所引《荆楚岁时

记》、《酉阳杂俎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，所引多为子部、史部名著，亦可谓半标明出处。

其四，不标作者也不列书篇名者，即所谓完全不标出处。这主要是有关词旨、本事的说明及傅幹对别本坡词异文的校订记录等。

应当指出，在详标出处方面，傅本难免粗疏。上述二、三两种情况较多，第一种少见，第四种更少见。其实这种漏标书篇名或漏标作者名的情况，在龙本中亦时有所见，看来这只能寄希望于苏词新注本来补救了。

傅《注》也有错标出处者，如引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误作《汉书》，引李商隐诗误作李后主词等，令人莫名其妙。颇疑系钞者笔误，傅幹似不应如此浅薄。

四、傅本价值论

《注坡词》问世至今八百余年，其间真正研究并全面利用过此书的，只有龙榆生一人。可能是由于对傅本认识不足、评价不高，致使傅本在笺注、校订、编年等方面所提供的丰富资料，龙氏并未充分利用，或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，因而留下了某些令人遗憾的、亟需补正的疏漏。

（一）笺注

龙本《后记》虽然说明对傅《注》“既加以采录”，“其原注可用者仍之”，但其“采录”的方式，“仍之”的原则，似有可议处。试举例说明：

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乃苏词名篇。龙《笺》有九条。其中“乘风”、“琼楼”、“不胜寒”、“有恨”、“阴晴圆缺”五条，系采自傅《注》，龙本均已标明资料来源。其余四条，“明月”二句，龙《笺》引李白诗，且不标篇名（按，见李白《把酒问月》诗），与傅《注》一字不

差；“今夕”句，龙《笺》只将傅《注》的“老杜”改为“杜甫诗”，内容不变；“起舞”、“千里”两条，亦钞自傅《注》。但这四条，龙本不再标明依据傅《注》。何以不标，令人费解。

这种“采录”傅《注》而又不标所自的例子，在龙《笺》中比比皆是，随处可见。如《南歌子》（海上乘槎侣）中“乘槎”条的龙《笺》，系钞自傅本《鹊桥仙》词“天风海雨”句原注；“潮头来处”条的龙《笺》亦钞自傅《注》，但龙本却未标“傅《注》”字样。

龙本无《凡例》，其《序论》与《后记》也未交代过当傅本“原注可用者仍之”时，何以有的标明引自傅《注》，有的又不标。统观全书，龙本在标与不标之间似带有某种随意性，因此不标傅《注》者，未必就是龙氏“博稽群籍”后的发明。傅《注》所引前人诗文典故，有些今已失传，唯赖傅本得以保存，若“采录”了此类资料又不注明出处，则易惹人生疑。如《谒金门》（秋帷里）“玉枕”的龙《笺》，就属于此种情况。傅《注》云：“晏元献诗：老觉腰金重，慵便枕玉凉。”晏殊著作，今仅《珠玉词》尚存，其《临川集》、《紫微集》俱不传；傅《注》所引，或为其佚诗残句，龙本据引而未标出处，实为不妥。又据欧阳修《试笔》，此二句应是寇莱公（准）所作，晏殊评其诗“未是富贵语”。傅《注》实有张冠李戴之嫌。龙《笺》不标明所自则踵误也，得不偿失。又如《渔家傲·七夕》词“明月多情来照户”句，龙《笺》据傅《注》引鲍照诗：“明月入我牖。”这里本来是傅氏误陆机为鲍照，龙氏从误又不注所自，只好自担疏漏之责矣。

傅《注》广征博引，资料甚富。虽其大部已被龙本“采录”，然仍有漏收者。如《行香子》（一叶舟轻），傅幹于“一叶舟轻”句加注云：“韩退之云：清湘一叶舟。”又于“水天清、影湛波平”句加注云：“可朋诗：水涵天影阔。”又于“鱼翻藻鉴”句加注云：“杜子美：翻藻白鱼跳。”又于“重重似画，曲曲如屏”二句下注云：“罗邺《金陵》诗：